

钱颖一和他的《大学的改革》

——兼忆几段往事

▶ 钟笑寒

摆在我面前的是钱颖一的五卷本著作《大学的改革》，一共分三次出版。每一次，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当面赠送给我，像是一种庄严的宣告。每一次，也都会亲笔签上他的大名，写上“笑寒指正”并附日期，作为“唯一标识”。这并不为奇，他送出去的每一套书，几乎都写上对方的名字，以书会友，是知识分子的规矩，虽然我们这些后辈已不再严格遵循。不过，在第一卷的扉页，显然是极其郑重的，他写了一段“长文”：

笑寒惠存。

感谢我们一起的工作、合作的文章，你对初稿的建议，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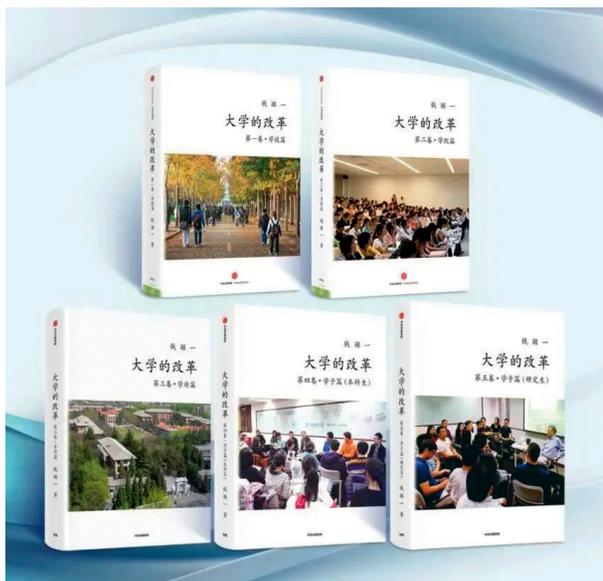
钱颖一

2016.10.31

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。说实话，我没有从头到尾的细读。但是，对于钱颖一所言的“我们共同的事业”，却是一刻也不敢忘怀。为此，提笔写下与钱颖一交往的若干往事，与这部巨著中摘取的“只言片语”相对照，希望能成为读者理解钱颖一和他的《大学的改革》的一个略有益处的导读。

共同讲授《经济学原理》

2002年，钱颖一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。受聘仪式在学院报告厅举行。在受聘仪式前，经济系教师与特聘教授有一个简短的见面会，地点在学院二层院史展览室。见面会结束后，大家匆匆赶往一层报告厅。承蒙系里安排，我将和他合教本科生一年级两学期的《经济学原理》。从二层下到一层的回



《大学的改革》

作者：钱颖一
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社

旋楼梯上（现已拆除），我和他进行了记忆中的第一次交谈。大概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“吸引”他的注意力，我斗胆说，我是经济系老师中和他合教经济学原理的“最佳人选”。“是吗？”钱颖一用他那独有的犀利眼光看着我，既像是怀疑，又像是好奇。

2002年秋季学期，我在MIT访学，错过了和钱颖一合上经济学原理的最初机会。2003年寒假，钱颖一联系我，要求我将英文版的课程PPT全文逐字逐句翻译成中文，与英文原版一起呈现，这就是我们使用至今的双语PPT。他对翻译很满意。2003年春季学期，

当“非典”导致他无法返校上课时，他索性将整个春季学期的经济学原理（2）的课程都交给我上，只是应我的要求，在结课那天，发来了一段勉励同学的话（当时还没有短视频这样的东西），算是作为“第一任课教师”的结束语。

从2003年秋季学期起，我们开始了“迟来”的正式合作。从教学大纲、到课程讲授、到考核环节，他都和我反复讨论。他是一个极其重视细节的人，笃信“魔鬼在细节中”。尤其是讨论考试题，乐此不疲，成了我们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。每次发现我考试题中的小小错误，他都不无得意。直到现在，我出的每一份期中期末考试题，他都亲自“审定”，有时候一些题目仍难免遭到被“闪拒”（desk rejection）的命运。不久前，我们到学校电教中心去录制参评国家一流课程的简短视频，他先录5分钟，然后安静却又得意地坐在那里，看我录完后面10分钟，方才一起离开。这不禁使我想起，在多少年前，我们刚刚开始合作讲授经济学原理的时候，他偶尔不打招呼来到我课堂，偷偷坐在后面，进行“飞行检查”。这一晃，20年就过去了。

《经济学原理》是钱颖一在清华开设的第一门也是唯一的一门课。这固然是出于身为院长，无暇它顾，却也另有深意。在写于2016年的文章《理解经济学原理》（收入《大学的改革》第一卷）中，他有如下的说明：

2002年秋季在清华开这门课的时候，我坚持一定要两个学期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是做对的一件事。尽管我本人在清华本科念的是数学专业，数学对于我学习经济学很有帮助，但是我强烈地感觉到，即使在今天，在国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经济学整体水平提高很快的情况下，《经济学原理》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门课。这门课看上去简单，没有用任何数学，但是它是经济学中最重要基础，因为它传授基本概念、分析思路，特别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教学中深有体会。

在课堂上，钱颖一还经常提到，他们那一代人的经济学是“倒着学”的：到国外先读高级经济学，读不懂，再自学中级、初级经济学。他的一番苦心，是不想后人吃他们那样的苦。从大的方面，则是希望时代总是进步，后一辈比前一辈更好。

《经济学原理》有着钱颖一深深的寄托，也是我和他无尽的话题。“计金双（计算机和金融双学位班）的同学怎么都不爱提问啊？”就在最近的一次通话中，他冲我大声嚷嚷。这门课程依然是他的“爱恨情仇”之所在，而对新一代，他也仍然有着执着的期待。

“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”

强烈的时代感，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对比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。在《大学的改革（第一卷）》引言的最后，钱颖一如此写到：

我很幸运，改革时代给了我好的机会。我赶上了一段好时光。这些年来我心怀理想主义，尽力做事，干成了一些事儿。同时我也要坦诚地说，由于各种制约因素和我本人能力所限，还是有不少事或是不能干，或是干了但没干成，或是干了但干得不彻底，或是干成了又退回去了。这是我的遗憾，也是时代的特征。

我深感庆幸的是，我仍然还是一个“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”。

这是钱颖一发自肺腑的一段“自查报告”。钱颖一在任院长12年，以学院为改革的“试验田”，亲自设计和实践了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改革。这当中，从2009年开始的本科教育改革，无疑是他最看重的一项改革，也是我有幸能亲身参与的。从2011年担任学院本科项目学术协调人，成为学院本科教育的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，直到今天担任负责学院本科教学的副院长，继续为深化改革“添砖加瓦”。本科教育改革是我们另一个、也是更为艰巨的“共同的事业”。

我本科阶段是学习“管理信息系统”的，入学填报的专业本来是“国民经济管理”，却因故停招。其

间还读了自动化双学位，博士阶段才转“回”经济学。同时，我一直热爱写作，大学期间主编班刊、院刊，写长篇报道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还博得了学院“四大才子”之一的“恶名”。因此，对于钱颖一提出的“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相结合”的本科教育理念，即使没有他那样的宽阔视野和深入思考，单是从自身“复杂”的经历，我也感同身受。

史蒂夫·乔布斯是钱颖一常常提起的一个人。在《“无用”知识的有效性》（载于《大学的改革》第二卷）这篇2012年经管学院本科开学典礼致辞中，他引用了乔布斯的斯坦福开学典礼致辞：

乔布斯这样反思：“在我念大学时，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。只是在十年之后，当我回头看时，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。”“人是不可能向前预测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的，只能回首往事时才能把这些点连接起来。所以你必须相信在你的未来，这些点将得以连接。”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生哲学。

钱颖一引用这段话，用于说明“无用”知识的有效性。但我以为，他对这段话的理解，正如许多人生的过来人一样，远比这一点深刻，“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生哲学”。钱颖一愿意用乔布斯这些“近似疯狂”的话，来激励年轻人走上人生新的旅程。“大学即自由”。我们常常说：“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”。但更应该想想，完全设计好的人生更不值得过。如今，经管学院的本科开学典礼，仍然保留了这段话，只不过，讲述者变成了我。

在另一篇开学典礼致辞《“学好”与“好学”》（2013，



钱颖一讲授《经济学原理》

载于《大学的改革》第二卷）中，他阐述了对于大学学习的深刻见解：

“学好”与“好学”是两种不同的“学”的境界；“学好”是学习中被动地接受，而“好学”则是学习中主动地探索；“学好”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，而“好学”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；“学好”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，而“好学”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；“学好”是为了掌握知识，而“好学”是为了探索问题；“学好”得到的是答案，而“好学”追求的是真理。

这些话，无疑是对于自诩为“天之骄子”的清华学子一剂清醒剂，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追求的体认。

2014年暑假，当我还在广西桂林利用暑假的最后时光与家人共度良辰美景时，钱颖一的电话“无情”地找到了我，嘱咐我对他新一年开学典礼的致辞“提提意见”。相较于之前的两篇开学典礼致辞，这篇名为《“人”重于“才”》（2014，载于《大学的改革》第二卷）的致辞主题更难把握，这也许也是他“请我看看”的缘故。这篇致辞，结构略显松散，但主题仍

十分鲜明。致辞最末的那段话，清晰地传递了钱颖一对于大学教育的期许：

说到底，培养真正的“人”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。如果说“四个现代化”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，“国家治理现代化”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，那么“人的现代化”就应该是最高层面的——价值层面的现代化。这就是为什么“人”重于“才”。

人的现代化，任重而道远。这三篇开学典礼致辞，分别从知识、能力和价值三个方面体现了钱颖一的本科教育思想，我愿意把它们称为“钱三篇”。在《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》（2011，载于《大学的改革》第一卷）中，钱颖一也许是第一次表述了“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结合”的本科教育理念：

中国大学，特别是主要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：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，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。

这一教育理念，一直为清华经管学院所秉承。

比较出思想

不再担任院长以后，钱颖一接受了另一项“光荣”的任务，主编《大百科全书（比较经济学卷）》。这一次，他依然没有“饶过我”。邀请我和他开始了另一项共同的事业。

钱颖一也是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。比较，是一种深刻的思想。古今、中外、文理，都可以比较。钱颖一最近和我讨论起他对于社会学、法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差别的看法，可见他对于比较的思想是多么的“着迷”。《大学的改革》中，也有他对于比较思想的不多的一些阐述。在《经济研究：比较出思想》（2015，载于《大学的改革》第一卷）中，他引用一位著名政治学家的话表达他的看法：

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（Seymour Martin Lipset）说过的一句名言：“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，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”（Those



钱颖一与钟笑寒

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)。这是因为只有超越自己的国家，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，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。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，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，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。

可以说，“比较”是钱颖一的方法论基础，在中外大学教育的比较中，他产生了改革的思想。在理念提出和实践效果的比较中，他不断探索改革的途径。

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钱颖一极为推崇思想的力量。在经济学原理课程上，我选择了钱颖一下面一段话作为结束语（出处同上）。我想把它也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：

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，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。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，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……可以说，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。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，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、观念突破的时代。

钱颖一，一个“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”。

【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】